

青未了 著

大清王朝

⑤ 帝制的黄昏

勃兴、崛起、辉煌、
轰塌的宏伟力作
全景展现大清王朝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清王朝：全五册 / 青未了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4.2

ISBN 978-7-5702-3323-6

I. ①大… II. ①青…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VI. ①I247.5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 (2023) 第 186680 号

大清王朝

DAQINGWANGCHAO

责任编辑：田敦国

责任校对：毛季慧

封面设计：颜森设计

责任印制：邱 莉 王光兴

出版：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http://www.cjlap.com>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40 毫米×1060 毫米 1/16 印张：110.75

版次：2024 年 2 月第 1 版 202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645 千字

定价：258.00 元（全五册）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 | | |
|-------|-------------------|-----|
| 第 一 章 | 两度中秋,三进士忧论国事····· | 001 |
| 第 二 章 | 一处县衙,折出大清国民情····· | 015 |
| 第 三 章 | 苦思良谋,上官介偶遇前任····· | 029 |
| 第 四 章 | 为民除害,真君子誓惩凶顽····· | 046 |
| 第 五 章 | 滞留京师,司马三畏得噩报····· | 060 |
| 第 六 章 | 走投无路,苦命人迭遭磨难····· | 074 |
| 第 七 章 | 墨经出山,曾国藩新法练军····· | 090 |
| 第 八 章 | 尽忠为国,江忠源兵败身死····· | 107 |
| 第 九 章 | 传檄出征,太平军北伐兵败····· | 126 |
| 第 十 章 | 山雨欲来,万里之外乌云聚····· | 140 |
| 第十一章 | 受命进京,海受阳喜忧参半····· | 157 |
| 第十二章 | 青云直上,叶赫那拉初涉政····· | 173 |
| 第十三章 | 挑拨离间,胡林翼略施小计····· | 183 |
| 第十四章 | 金面银面,近在咫尺不相见····· | 201 |
| 第十五章 | 外患复生,英法联军掠北京····· | 215 |

| | | |
|-------|-------------------|-----|
| 第十六章 | 咸丰北狩,奕訢留京办抚局····· | 231 |
| 第十七章 | 力图振兴,恭亲王筹办新局····· | 242 |
| 第十八章 | 辛酉之变,两宫垂帘听大政····· | 253 |
| 第十九章 | 收拾残局,西太后清除异己····· | 276 |
| 第二十章 | 鏖战南京,刀映雨花血浮台····· | 296 |
| 第二十一章 | 江宁战息,秦淮书场故事多····· | 310 |

第一章 两度中秋,三进士忧论国事

咸丰元年闰八月,一岁两度中秋。头一个中秋,清河县知县吴棠过得很不开心。他刚刚到任,单身一人,举目无亲。那天他只好对着天空的皓月,独斟独饮,穷极无聊地打发了那好日子。可到这第二个中秋节时情形就不同了,两位好友到了他的身边。

清河县当时的县衙位于十字街以东,是一处明代建筑,分前后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办公处,地方很小,也很简朴,甚至可用寒酸二字形容。进入面向南边的衙门后是一堵影壁,绕过影壁,便看到一个不大的院子。院子里光秃秃的,东西两侧各有一排低矮的厢房,中间则是大堂,但也不甚高大。后一部分是私宅,很大,也很讲究,有高大的房舍,有长长的回廊,房舍后还有一个花园。据说这座县衙是万历年间一位被贬到这里做知县的原二品京官设计的,这种布局反映出了这位被贬县太爷不寻常的心态和身份。有趣的是,这种不合规制的建筑,到了大清国却被保留了下来。乾隆爷第三次下江南时,曾有意在此驻蹕,想见识一下这所不同寻常的县衙,后来因故并没有住在这里。但为了迎驾,这里曾经大修了一次。时间过去百年,到吴棠来到这里上任时,各处依稀还看得见当年修葺的痕迹。可总的来讲,此处古建筑已经破落得不成样子了。所有的雕梁画栋都失去了光彩,画上去的图案、人物变得模糊一片,形象已难以辨认,许多地方的油漆完全脱落,虫蛀的痕迹随处可见。后花园中,小桥流水不见了踪影,奇花异草已难以寻迹,原有的高大乔木多数已经枯死。吴棠到后,让人花了半个月的工夫对后花园进行了清理,砍伐了枯死的树木,清除了杂草,运走了被随便抛进干涸河沟里的垃圾,平整了地面。花园中间有一藤萝架被保留了下来,藤萝架北边有一小亭,小亭在一条小河的旁边。从结构

上看,原来的主人曾把这条小河引入园中,又把水引入亭中,在亭中做成了流觞曲水。现如今,那东西走向的弯弯曲曲的小河已经干涸。亭子被吴棠保留了下来,但亭中的地面砖石俱已破碎,亭中央那漂亮的圆石几倒还完好。亭子的东面有一株梧桐树被保留了下来,这是院中唯一长势尚好的古树。当晚,吴棠就和他的好友围拢在小亭中那石几旁饮酒品茶。皓月当空,月光从东边那高大的梧桐树的繁茂枝叶中投向地面,斑斑点点,让人兴致盎然。

吴棠的两位好友,一位叫司马三畏,一位叫上官介。他们三个人既是同窗,又是同年,还是同龄。而有这“三同”的,还有一位叫海受阳。当时,读书人还有字,名和字意义相关,像司马三畏,字养心;上官介,字绍甫;吴棠,字繁春;海受阳,字博光。四人十岁时,共同受业于陶澍。陶澍乃江南名士,一生为官清正廉洁,甚有作为,尤其在治理江河水患方面卓有建树,最后官至太子太保。再加上他学问高深,当时的江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晚年他一边做官,一边开馆授徒,江南诸省读书人仰慕其人品、学识,纷纷送子入馆。吴棠等人投其门下,从师三年。陶澍去世后,左宗棠到陶澍的家乡教陶澍的儿子陶杲,吴棠等四人又师从左宗棠。道光三十年,四人同时进京会试,得贡士。殿试上官介进士及第,海受阳进士出身,吴棠和司马三畏同进士出身。同师同年三甲四进士,一时传为佳话。咸丰帝即位后,更换了一批官员,各地都出现了空缺。在这样的背景下,吴棠被授江苏清河县,司马三畏被授广西平南县,上官介被授湖南益阳县,海受阳当初留京城吏部任堂主事,不久去广东,在学政手下听差。四人中,海受阳授官最早,官衔最高,为正六品。上官介才授官,此次刚刚从京城吏部领了委任状,即去湖南上任,路过清河。司马三畏去广西上任不到几个月,奉调进京,也路过清河。这样,吴棠、司马三畏和上官介便聚在了一起。

一年前,逢陶澍去世十年祭,吴棠、海受阳、上官介、司马三畏在陶澍家乡安化有一次聚会。当时,他们刚刚中进士,从京城直奔安化。说来也是奇迹,当年陶澍招收弟子,从千百名学子中挑选几十名留了下来,而留下来的学子中,吴棠、海受阳、上官介、司马三畏四人又是陶澍另眼看待的,他认为这四个弟子日后必然有大作为、大出息。老人家闭目之前,还特意把吴棠等四人唤到榻前谆谆教诲。果不其然,老人家去世十年后,四人同时中进士。吴棠等人明白恩师所期望的,绝对不仅仅是考中一个进士而已。这样,京城发榜之后,四个人一起赶到安化。他们聚到恩师墓前共同对天盟誓,定下十六字誓言:修齐治平,同励共勉;贪赃者死,枉法者亡。

分别一年,各自有了官职,国家的形势也有了许多变化。吴棠、上官介、司马三畏三人见面后,有道不尽的肺腑之言需要诉说,有表不完的深情厚谊需要重叙。

当时,全国局势动荡不定,以这“教”那“会”名义起事的事件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广西的太平军。司马三畏所在的平南县,正值太平军起事的中心地域,所以他知道的间接消息也不少。但凡思维敏捷的读书人对那里的情形无不感兴趣,一位身临其境者就在面前,岂不是得天独厚?这样,司马三畏自然就成了中心谈话人。

“这洪秀全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上官介第一个提出了问题。

“传说很多,”司马三畏打开了话匣子,“神乎其神……”

“那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上官介有些急不可耐。

“他是广东花县福源水村人,生在了一个好日子,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

“停。”吴棠听了有些不解,“这算什么好日子呢?”

上官介不耐烦地对吴棠的发问提出了指责:“别打岔!”

司马三畏还是回答了吴棠的问题,道:“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是阴历的日子,这个日子并没有什么稀奇。而要换成西历,那就是一千八百一十四年一月一日。出生在阴历的正月初一日,像秦始皇,那可是大福大贵的象征……”

吴棠又打断司马三畏道:“咱们这里有一位生日也不寻常——腊月三十,一年之末,相比于一年之始的正月初一日……”

吴棠这是说上官介,他的生日就在腊月三十。听到这里,上官介忙道:“又来打岔!快讲,这洪秀全占了个一月一日,怎么就说是个好日子呢?”

吴棠也道:“是嘛!西历的一月一日怕是难以与阴历的正月初一日相比吧?”

司马三畏道:“别人不能够相比,这洪秀全却是可以相比的。原因是洪秀全靠宣扬‘敬拜上帝’起家。所谓西历,就是得自于耶稣——以耶稣降生为纪元之始。耶稣是什么人?是上帝的儿子。洪秀全生在耶稣纪元的一月一日,怎么能说这不是一个好日子呢?”

“那洪秀全是如何搞起‘敬拜上帝’的呢?”吴棠又问。

司马三畏续道:“这洪秀全原也是一位学习孔孟之道、一心想靠科举出人头地的人。七岁入私塾,学习很是用了一番功夫,《四书》《五经》念得滚瓜烂熟。只是有一件,他似乎也对一些奇奇怪怪的书籍十分关注,而且对这些旁门左道有‘一目了

然’的本领。话说回来,他并没有放松科考。从十六岁开始,他每次都参加考试,一直到道光二十三年,三十一岁了,却依然是一个童生,连个秀才都没考上。他二十二岁的时候,也就是道光十六年,在广州应府试,答完卷子,自觉依然没戏,便在街头闲逛,以便散散心中的郁闷。破烂市上,一部《劝世良言》映入他的眼帘,他弯腰捡起翻了一阵……”

“这《劝世良言》是一部什么样的书?”上官介问。

“是一部基督教布道书,编书的叫梁发。当时,洪秀全还不晓得这梁发是何许人也,但靠他那‘一目了然’的本领,认定这书还有点看头,便掏了几文钱把书买了下来。谁知这一读不要紧,他人生道路的改变却由此开始。原来,这梁发是一位汉人牧师,自号‘学善者’‘学善居士’。他在《劝世良言》中大段大段摘录了基督教《圣经》中的章节,宣扬上帝‘火华’是独一的真神,号召人们敬拜之。书中记有中国家喻户晓的有关天堂、地狱之类的说教。洪秀全和‘火华’打了照面,向往书中所描述的天堂。这让他考试虽然落第,却有了点精神安慰……”

“那从此他就放弃科考不成?”上官介又问。

“没有。下一次的府试他又参加了,结果仍然失败而归。悲苦失意,令洪秀全大病一场。他把自己关在了一间屋子里。郎中也请来了,但没有人能说明白洪秀全究竟得的是什么病。只见他昏昏沉沉,隔不久笑笑,隔不久哭几声,这种状态一直持续着。等到七七四十九天头上,洪秀全醒了过来,他大喊了一声‘好睡’。大家问洪秀全病中哭笑的事,洪秀全一概摇头不答。后来传言,洪秀全昏迷时看到了上帝,看到了《劝世良言》中所描绘的天堂,也备尝了地狱中的苦痛……道光二十三年,他又一次赴广州应试。发榜之日,他挤在一群学子中,在榜上查找自己的名字。从头至尾,不用说洪秀全三个字,就是一个洪字他都没有找到。其实来看榜前,他已经想到结果,但还是抱着一线希望过来了。见自己又一次名落孙山,他大声喊道:‘那就等我自己开科,来取天下士好了!’”

“这就有些‘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的气概了!”上官介听后叫了起来。

“回去后,洪秀全把《劝世良言》介绍给了周围的人,开始了他的‘敬拜上帝’活动。”司马三畏结束了他的叙述。

“大凡这类人都有左膀右臂,这洪秀全的左膀右臂都是些什么人?”上官介又问。

司马三畏道：“最早追随洪秀全的是一个叫作冯云山的人。后来又有了一个萧朝贵，一个杨秀清……”

“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吴棠和上官介几乎同时问道。

“都是穷苦百姓出身。”

司马三畏讲到这里，吴棠和上官介彼此看了一眼。此时此刻，他们的脑海里都涌现了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一呼百应的可怕场面。三位年轻的知县，同时感慨万千。

就在这时，一名家丁来到吴棠的面前，看样子是要禀报什么事。他见客人在场，怕有什么妨碍。

吴棠心中有数，上官介、司马三畏都是不必回避的，于是问家丁道：“什么事？”那家丁支支吾吾道：“冯九回来了。”

吴棠道：“那让他过来。”

家丁见状再次支吾。吴棠不耐烦道：“怎么啦？”

家丁道：“他醉了……”

“叫过他来……”吴棠这才明白，家丁原本不想让客人知道这个，遂缓缓道。

冯九在一个当差的搀扶下摇摇晃晃过来了，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纸递给吴棠，喃喃道：“末将回营交令——这是收契，元帅好生收了……只是……只是……”冯九已经站立不稳，直着脖子，有呕吐之状。

吴棠挥手让他离去。这冯九转身——肯定是感觉天旋地转——又啐了一口，好在并没有吐出来。

在那当差的搀扶下，冯九踉踉跄跄走了几步，然后再次转过身来道：“什么玉兰？简直是一个西施！美！倾城倾国……太爷，你好艳福……”说着，他又啐了一口。搀扶他的那当差的怕冯九再讲胡话，便连拉带扯把他弄走了。

吴棠见状向上官介、司马三畏解释道：“这就是刚才跟大家说的那个去送银子的人。”

原来，前些日子吴棠收到身在广州的海受阳的信函，说那边一位同僚亡故，其子那拉玉蘭从京城过去要把父亲的灵柩运回去归葬，先海运到上海，再由运河北上，路过清河。由于路上不太平，不好带许多的银两，海受阳烦请吴棠凑白银三百两，等船到时交给那拉玉蘭，事后由那拉玉蘭偿还。

下午，那拉玉蘭到了，吴棠凑足了银两，准备亲自去码头。正巧，上官介、司马

三畏到了。吴棠要给上官介、司马三畏接风洗尘，便打发主簿冯九带着银两去了码头。冯九临走时，吴棠交代清楚了收银人的姓名。吴棠晓得冯九喜欢喝酒，但想到这是头一次给冯九派差，这冯九不至于不自爱，失去控制。可吴棠忘记了，当日是中秋节，路上家家过节、处处酒香，这冯九在衙门当差，熟人多，走到哪里不被叫住喝上两盅？只是吴棠闹不明白，冯九最后那“倾城倾国”“艳福”等混话由何而发，上官介、司马三畏也因此而纳闷。只是事情过后，大家谁也不再理会，三个人心中都还想着洪秀全的事。

“这杨秀清有些名气，听什么人念叨过……”上官介摸摸头道。

司马三畏接茬道：“不错，这杨秀清在太平军中的地位仅次于洪秀全，但最早跟随洪秀全的却是冯云山。冯云山是洪秀全的表亲，又是他的同窗好友，比洪秀全小两岁。冯云山最早开始秘密传教活动，很快在紫荆山区发展了教徒数百人。而洪秀全则写下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几篇文章，给冯云山传教做依据。开始的时候，洪秀全等人搞‘敬拜上帝’是受禁的。但在洪秀全等人的传教活动开始不久，朝廷正好取消了对基督教的禁令，大批外国传教士冒了出来。听说这之后，洪秀全与广州的一名法国传教士接上头，在基督教教内取得了正式地位。紫荆山位于桂平县北部，是汉、壮、瑶等族杂居之地，四面高山林立、中间丘陵错杂、沟壑纵横、林木繁茂。山民以种田为主，烧炭为辅。冯云山初入山时，靠打短工过活。而此地的百姓，比我们了解的更苦。冯云山的说教异常简单：‘拜了上帝可以消灾难、登天堂。’那里的百姓在穷困中苦苦挣扎，从来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们做点什么。他们听到解救声，哪怕它微弱，也是不肯放过的。这样，他们聚在了冯云山的周围——第一批信徒超过了两千人，自称‘拜上帝会’。这两千人中便有杨秀清，还有萧朝贵。这时，洪秀全根据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得到的《圣经》，又写下了题为《原道觉世训》的文章，指出中国历代帝王信的都是‘邪神’，是‘僭越称帝’；耶稣尚不得称帝，中国帝王何许人，敢在耶稣面前称帝？这些‘僭越称帝’的人必‘自干永远地狱之灾’。这说法十分恶毒，但很有实效，信他这一套的人越来越多。”

“这就是造反了！”上官介叫了起来。

司马三畏继续道：“在这期间，杨秀清和萧朝贵的本领也显现了出来。当地民间有‘降僮’的习俗，‘降僮’就是神灵借助人体显灵、解答疑难、消灾灭祸。杨秀清借助耶稣教义，搞起了洋式的‘降僮’。他成了被附的人体，声称是‘天父下凡’。最初杨秀清借助于‘天父’，先是有许多‘箴言’出口，继而又有了许多预言。箴言十分

动人,预言则多有灵验。杨秀清的密友萧朝贵也成了神灵的附着者——他比杨秀清低了一等,是天兄耶稣下凡。这样,一个是‘天父附身下凡’,一个是‘天兄附身下凡’,二人配合默契,相得益彰。通过‘天父’‘天兄’频频‘下凡’,他们逐步控制了拜上帝会,甚至控制了洪秀全本人。在‘拜上帝会’中,大家是称兄道弟的:大兄留给了耶稣,洪秀全成了‘二兄’,冯云山为‘三兄’,杨秀清为‘四兄’。萧朝贵的妻子是洪秀全的义妹杨宣娇,杨宣娇为‘五妹’,萧朝贵便成了‘妹夫’。不久,韦昌辉、石达开也加入了拜上帝会……”

“他们又是什么人?”上官介问道。

“他们又与洪秀全等人不同,都是富户子弟。”司马三畏继续道,“这两个人‘不惜家产,恭膺帝命,同扶真主’,在‘拜上帝会’中影响很大。靠这一点,再加上他们的学识和才能,他们在会中很快占据了重要位置。韦昌辉比杨宣娇年长,成了‘五兄’,杨宣娇退而为‘六妹’,最年轻的石达开则成了‘七兄’。接下来,‘拜上帝会’走的重要一步就是给洪秀全黄袍加身……”

“这就是彻底地反了!”吴棠叫了起来。

“反了!”上官介也叫了起来。

“庚戌年,也就是上一年的二月二十一日,洪秀全在平在山穿起黄袍,正式就任为太平天王。在这之前,杨秀清认定会中的弟妹们都是有罪之身,需要有人出来为他们赎罪。赎罪之大任他自己承担了,于是作起法来,以致‘口哑耳聋,几成病废’。为弟妹们赎罪弄成这个样子,弟妹们对他如何不感激涕零?只是,‘口哑耳聋’的杨秀清在封赏方面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与冯云山、萧朝贵三人并称‘太平王’。

“洪秀全黄袍加身、登基是秘密进行的。在这之前,各地拜上帝会的首领相继被召至洪秀全所在的平在山秘密朝觐,并聆听天父、天兄的圣旨。其后,各地拜上帝会的首领根据天父、天兄的旨意返回自己的所在地。当初,拜上帝会会众集结于桂平的紫荆—金田地区,以及贵县、桂平交界的白沙地区,平南的花洲地区,郁林州的陆川、博白地区和广东信宜的大寮地区。各集结地按照在平在山天父、天兄发出的旨意,分头秘密组织团营,置办军械,起事的日子定于十月初一日。己酉年,‘天父’通过杨秀清之口降言,说庚戌年将遭大灾降世,‘人将瘟疫,宜信者则得救’。第二年,也就是庚戌年,果然发生了瘟疫,结果是‘信者愈众’。灾难之中,‘天父’再次降言,说过了八月将‘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随后发生了土著与客家人相互仇杀的事件,闹得千百万人流离失所,预言又被验证。‘天父’的降言成了最

有力的号令,参加团营的会众变卖了田产屋宇,把钱交到拜上帝会的公库。大家的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人人平均。‘均产’保证了会众的吃用。凭借此制度,入教者日众。杨秀清本人已是‘口哑耳聋’,但这不影响他通过‘天父降言’发号施令。虽是合家投营,但住起来并不是男女混杂,而是男住男的营女住女的屋,男走男的道女走女的路,叫作‘分别男行女行’。”

“邪教无疑了!”上官介又叫了一声。

司马三畏接着说道:“会众们盼望的日子就要到来,但有些地方还没有完成集结。于是,萧朝贵那里的‘天兄’降言,说没准备好就不要轻举妄动。就在这时,杨秀清又‘天父附身下凡’了,降言说确定的日子不得更改!‘天父’自然比‘天兄’厉害,起事将于十月初一日照样进行。自此,杨秀清一不再口哑、二不再耳聋,恢复了他那‘耳聪目明、心灵性敏’的本相。随后,杨秀清和萧朝贵共同发布《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宣扬天父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能力。当初,拜上帝会的人马约有两万人,叫作‘太平军’。太平军出师不久,洪秀全颁布五条军纪:一,遵条命。二,别男行女行。三,秋毫莫犯。四,公心和雠,各遵头领约束。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太平军的编制仿照《周礼》司马之法,以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各级官长分别称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等等。这样,活动从秘密转向公开……”

“官府呢?难道这些人活动多年,那些为官的就不闻不问不成?”上官介有些怒了。

“这就是问题之症结了。‘拜上帝会’在大家的眼皮子底下闹了多年,很少有人把这当一回事。等这伙人长出了翅膀,飞出了巢穴,再去捕杀却为时晚矣。最早与太平军接战的是广西巡抚郑祖琛。上年八月,皇上调四川提督向荣带兵进入广西,调云贵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两广主持军务。但林大人在途中病歿。皇上又调两江总督李星沅接替林则徐。李星沅未到,郑祖琛先败,皇上又调原漕运总督周天爵接替郑祖琛署广西巡抚。进入新的一年,会剿不见成效,皇上又调广州副都统乌兰泰到广西。如此多的高官进入广西,使小弟刚刚上任就有了见识:其能力让人不敢恭维,其腐绩倒让人瞠目结舌……”

上官介打断了司马三畏,问道:“向荣?何许人也?没有听说过……”

司马三畏道:“他嘉庆年间就开始带兵打仗几十年了。调入广西之前,已经在几个省任提督。而实际接触后,方知此公乃银样镞枪头也者。那周天爵……”

上官介又打断了司马三畏：“这周天爵有些名声，只可惜臭了点儿……”

司马三畏继续道：“是啊，其肚量、人品我这次深深领教了……李星沅在人们眼里似乎也非等闲之辈，其于道光十二年中进士，三年后就升任知府，后又晋升为陕西、四川、江苏按察使；道光二十二年又升为陕西巡抚、代理陕甘总督。可这次一出马就遇到了绊马绳，足见其声名之虚。首先，他与向荣闹不到一块儿。李星沅主张‘大军进剿’，向荣没有把‘拜上帝会’放在眼里，说‘大军进剿’是‘小题大做’。但向荣官小，拗不过李星沅，只好勉强带队去找太平军。李星沅对向荣指手画脚，只因自己官大。他手下能够打仗的不过八千人，向荣手下却有精兵数万。其次，李星沅人缘极差，向荣不把他放在眼里，周天爵更不把他放在眼里。人道同床异梦，这周天爵连‘同床’都不想，惹不起躲得起。他虽已年逾古稀，还是不愿意与李星沅共同待在省城，便请纓亲赴前敌。李星沅见周天爵上了阵，以为是周天爵与他争功，于是也带兵去与太平军较量。只是几个月下来，李星沅吃不住了，幕僚们说他‘忧贼甚，寝食失常度’。说来也够可怜的，这李星沅连吓带累，来到军中，很快就一命呜呼——临死前留下一句话：‘此贼非眼前诸公可了。’接任的是赛尚阿……”

“就是那位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大学士的人吧？”上官介叹道。

“不错，”司马三畏继续道，“就是那位在道光十一年就当上了大学士的赛尚阿。道光十六年他晋升为理藩院尚书，道光二十一年开始进入军机处充任军机大臣，次年京城组建洋枪队，他成了洋枪队的头头，来广西前已经是文华殿大学士、户部尚书。这赛尚阿更是名不副实，到任后不久，就有人把他与李星沅相提并论。而实际上他还不如李星沅。不用说别的，仅他不顾战局、专肆贪污这一项，就足以使他身败名裂了。我来之前，他在桂林的府邸正在修建，仅那花园占地就有几十亩了……”

“战局如何？”吴棠一直在认真听着，这时才问了一句。

“我来之前，太平军已经攻陷永安州城，人数也从原来的两万增加到了近四万。那势头恐无人可挡了……”

听司马三畏讲到这里，吴棠坐不住了，他把手中的扇子狠狠地摔在石几上，吼道：“虎兕出于柙，孰之过与？”

冯九交来的那张收条，原来是折起来放在几上的。扇子摔下，带起一阵风，便把收条掀起来，飞落在了地上，而且在飘落的过程中展开了。吴棠心中有气，并不想捡起那张纸条。但纸条上的字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他把纸条捡起来，端详着。

上官介和司马三畏都看到了吴棠的这些动作,都看出了吴棠的诧异。

“出了什么事?”司马三畏问道。

吴棠若有所思,把纸条递给了司马三畏。司马三畏接过,见那上面写着“那拉玉兰收银三百两”。

一开始,司马三畏并没有从纸条上看出什么。这时,上官介要过纸条,一眼便发现了问题:“一个女人?”

司马三畏一听,又要回纸条,看出那字体刚中带柔,确像女人写的。但仅此就断定写收条的是一个女人,未免武断。可又一看那“玉兰”二字,便恍然大悟。于是,喃喃道:“这是怎么回事呢?”

吴棠也在琢磨这是怎么一回事。

“叫冯九!”吴棠喊道。

家丁应了一声去了,不多时便回禀道:“冯九醉成了烂泥,叫不起……”

吴棠向上官介、司马三畏看了一眼,求助道:“只好去码头了……”

司马三畏同意,跟吴棠一起起身。上官介却坐着不动,道:“又有何益呢?”

司马三畏不解,问:“什么意思?”

上官介道:“看来是出了什么误会,冯九把银子错交给了别人。有人平白无故得到了银子,你想,不是只有傻瓜才待在那里不离开吗?”

这一句话提醒了司马三畏,他笑了笑:“我们要去也便成了傻瓜……”

可吴棠坚持要去,大家只好依他。这样,上官介也站了起来。

吴棠走在前面,上官介相随,司马三畏走在最后。三个人排起来,个子一个高于一个。这一排,也正好显出了体态的差异:吴棠略胖,上官介适中,司马三畏消瘦。反差最大的是他们的肤色,吴棠白皙,相比之下,上官介和司马三畏就显得有些黑了。

出衙门前,吴棠向家丁交代了几句。

清河县的运河码头名叫清江浦,是苏北运河上的大码头。每天,这里的河面上南来北往有上百条船行驶着。各式各样的船只在码头停泊,上人、下人、上货、卸货,吵吵嚷嚷,昼夜不息。

来到码头后,吴棠好不容易找到了把头。把头姓陆,见过吴棠两次。陆把头殷勤异常,一口一个“太爷”,问他有何事。吴棠问可有运灵柩的船只停泊,陆把头以手扶额想了一想,道:“今天可能有些晦气,竟有两条船带着灵柩停下……”

“其中一条船上面有一位姑娘？”上官介抢着问道。

陆把头听后狡黠地打量着眼前三位年轻人，笑着道：“确实有一个。那姑娘可好模样……”

“那船现在哪里？”吴棠不想听把头唠叨。

“已经离开了！”陆把头说得十分肯定，“泊位钱已交，说是连夜启程……”

司马三畏、上官介、吴棠闻言，面面相觑。

就在这时，只听有人叫道：“我们在这里！”

大家听得清楚，是一位少女的声音。

循声望去，只见停泊的几条大船中间，夹着一条不大的乌篷船。船上有一口棺材，棺材的前首搭着一块白布，白布上面有一斗大的白花；一位姑娘正站在船头望着吴棠等。

吴棠等人走了过去。

月光之下，大家看清楚了这位站在船头的姑娘。那姑娘头上系了一条白带，白带在左侧打有一个结。一件灰色的上衣，衣襟直垂到膝。细处看不清楚，但那身段却也看出不寻常。

“你是那拉玉兰姑娘？”吴棠问道。

“对。各位是……”

陆把头抢着回答：“这是本县知县吴太爷……”

听陆把头介绍后，那姑娘在船上打了个千儿，道：“小女子这厢有礼了……”

吴棠回道：“姑娘少礼……”

这时，就见那玉兰姑娘回头喊了一声船家，一位上了年纪的船家出舱。姑娘向船家说“上岸”二字，船家遂将踏板推出、搭好，搀扶着将玉兰姑娘送上了岸。

这下大家都看清楚了。那姑娘完全是满人打扮，头上有一很高很大的髻。大家已经看到的那条白带子就系在髻下，在左侧打过结后，两条带头垂下，一直垂到胸前。一条黑色的裤子，下面一双大脚最为显眼——鞋上表着孝布。面部也可以看得清楚了：宽阔的上额下，两道柳眉，很平很黑。眉下是一双大眼睛，明亮、水灵、深沉。而正是这双秀目，一下子吸引了所有的人。

姑娘见众人都在注视打量，微微一笑，遂对吴棠道：“太爷是为那银子的事过来的吧？”

吴棠有些迟疑道：“正是……”

玉兰姑娘道：“正觉得蹊跷……请太爷讲明，以释小女之感……”

吴棠解释道：“说来巧得很，原来本县收到广州的信函，说那边一位同僚亡故，亡者的儿子那拉玉籥从京城过去要把灵柩运回归葬，先海运，到上海后再由运河北上，此时路过这里。信函嘱本县凑白银三百两，等船到时交给那拉玉籥。下午，那拉玉籥到了，本县正要来码头，可巧这两位好友路过这里。本县要给两位好友接风洗尘，便打发主簿冯九带着银两来码头送给那拉玉籥。只怪本县处事不慎，忘记冯九贪酒。想必是他路上被熟人绊住，喝多了。说来也巧，姑娘的姓名竟然与那那拉玉籥同音。更巧的是，姑娘也是运灵柩归葬的。想来，有了这些巧合，我那吃醉了酒的主簿把银两送到姑娘的船上，也就不足为怪了……”

听到这里，玉兰姑娘大悟道：“原来如此！我说呢！那主簿大人似已酒醉，听小女报过姓名，便不由分说，硬要我们把银子留下，并让小女写下收条，然后嘴里不三不四地喊叫着，仰天大笑而去……原本我们是要连夜赶路的，泊位钱都已经交过。可得银子后小女认定这内里必有误会，料定银子的主人会来，便等在这里……”说着，玉兰姑娘回头向船舱中喊道，“玉蕉妹妹，把那银子送过来！”

在大家讲话时，吴棠等人早就看到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一直在船上舱门那边探着身子观看岸上的情景。那小姑娘听玉兰姑娘吩咐，转身进舱去了。

这时，吴棠又道：“姑娘，那银子本县不再收回——本县到码头上来，也并不是为了取回银子，而是为了看个究竟……”

这下把玉兰姑娘说呆了，她半天才道：“这怎么说起？我等非亲非故……”

吴棠摇摇头道：“但有三分缘分。这种种巧合，岂是用‘缘分’二字可解的？”

玉兰姑娘似乎也想到了“缘分”二字，故而思维有了片刻停滞，之后便道：“只是，小女子怎么能够接受如此多的银两？”

这时，站在一边的上官介越想越觉得当晚的事情极不寻常。巧合，一连串的巧合。而这一连串极不寻常的巧合，在他的脑子里已经有了种种臆想。他觉得眼前的事情不能够就这样收场——必须留一个接头。这样，听到玉兰姑娘表示对收下这笔银两感到为难的话后，他便道：“这样可好，这包银子算是吴兄借与姑娘的。”

这时，大概司马三畏的脑子里也与上官介有着相同的思考，听后忙道：“好主意！这样，日后姑娘能够想着咸丰元年闰八月的中秋佳节，有清江浦赠银一事……”

上官介笑道：“怎样又变成了‘赠银’？”

司马三畏笑着纠正道：“借银……”

吴棠看了一眼两位学友，转而问玉兰姑娘道：“姑娘，这亡故的是你的什么人？”

玉兰姑娘回道：“小女的父亲……”

“是在外经商还是为官？”

“为官……”

吴棠见姑娘不肯详说，也就不再多问。他道：“亡故他乡，令人嗟叹。同是官场上人，岂能不为之哀痛？看得出，姑娘家境不算宽裕。路过这里，本县尽地主之谊，有所表示也是合情合理之举。姑娘既有所顾忌，那就照吾二位友人的主意，算是支借可好？”

玉兰姑娘听后，又思考了片刻才道：“那就多谢太爷，也多谢两位相公。”

吴棠分别指着司马三畏、上官介道：“这是本县学弟司马三畏，已授广西平南县；这是本县学弟上官介，已授湖南益阳县。”

吴棠介绍后，玉兰姑娘不慌不忙，给上官介、司马三畏施了礼，转身道：“小女再换一字据……”

吴棠见状急忙拦住道：“这就大可不必……”

玉兰姑娘的妹妹早已提着银子包站在姐姐身边，玉兰姑娘也站在那里没有动。

吴棠又叮嘱道：“事情到此为止，姑娘请回。只是有一件，姑娘万万不可夜晚上路。本县惭愧，因治理无方，治内并不太平。进入山东境内，姑娘更需当心。那里黄河决口，盗匪横行，姑娘定要昼行夜宿才是。”

玉兰姑娘连连称谢，从妹妹手中接过银两，一手抱在怀里，另一手领着妹妹，在老船家的搀扶下回了船。吴棠等人与她们挥手告别。

吴棠的家丁按照吩咐从县城一家米店借来三百两银子，早已赶到。那陆把头刚刚看了那出好戏，正被惊得目瞪口呆，吴棠请他带路找船。在他的引领下，吴棠等人很容易地找到了那拉玉籀的那条船，把银子交到了那拉玉籀的手上。

皓月已经升到高空，吴棠等人沿着运河回城。月光洒在河面之上，粼粼点点，闪银烁金，令人浮想联翩。很快上官介心中有了一副对联，道：“小弟有了一副对儿，现把上联讲出来。二位学兄对一对，看与小弟心中的下联意合否？”

吴棠、司马三畏心中都是兴奋的，听上官介讲罢，忙道：“那就快把上联讲出来吧！”